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 
第三十三回 餘季瑞買產中陰謀 江念祖喪心賺良友

且說餘季瑞在醬園街買了一所洋房，江念祖和他經手，但是成事的那一天，江念祖托故不來，寫了一張條子，叫他們不必等他，只顧先行交易。當下餘季瑞交了價銀，兩邊簽字，江念祖卻一連幾日，絕足不來。餘季瑞想著江念祖是個原中，他沒有到場簽字，這件事兒畢竟有些不安，便親自坐了馬車，把那賣契帶在身邊，來尋江念祖，要想當面叫他簽字。到了信厚洋行把找江念祖的話對人說了，就有個出店把他領到樓上一間房裡坐下，說你們在這裡等等，江買辦正在和外國人說話，等一回兒就來。餘季瑞便坐著老等，那知坐了半天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直等得十分焦燥，方才見江念祖匆匆的走了進來，滿面春風的和餘季瑞說了幾句套話，問他有什麼事情。餘季瑞就把來意和他說了，便從懷內把那一張賣契取了出來，請江念祖過目，又取出一卷鈔票，也不知多少，一齊放在桌上，大約算是個中費的意思。江念祖還假意推遜道：「這個季翁何必這般客氣，兄弟和季翁既是同鄉，又是至好，這一點兒小事，理當效勞，難道還要受什麼中費麼？」說著便取過那一卷鈔票，要送還餘季瑞，餘季瑞如何肯收，兩下推讓了一回，江念祖方才收了。取過賣契，看了一遍，向餘季瑞道：「這所房子並不是兄弟自家經手，卻是我們敝東的來頭，兄弟不過出個名兒罷了。現在既要兄弟簽字，卻要把這張賣契拿進去給敝東看一看，兄弟方能簽字，不知季翁可放心不放？」餘季瑞聽了，覺得也沒有不放心的地方，況且那地皮的道契，都在自己身邊，也不怕什麼變卦，便一口答應。江念祖見餘季瑞並不作難，心中大喜，暗想真是你合當倒運，今天好好的尋上門來，你平日之間，一毛不拔，今天撞在我姓江的手內，叫你大大的吃個暗虧。一面想著主意，一面拿著賣契進去了，這一去足足去了有兩點鐘的時候，好似斷線風箏一般，餘季瑞坐在外面等著，見他一去不來，等得他抓耳撓腮，十分著急，好容易才見江念祖慢慢的踱了進來，一步懶一步的樣子，那面上的神色也淡淡的絕不是剛才那一付親熱的樣兒。餘季瑞看了有些疑惑，便向他拱拱手道：「這件事兒費心得很，兄弟還有些小事，要到別處去看一個人。」說著便立起身來，似乎是問他要選那方的賣契的意思。江念祖見了，不理不睬的，一付冷冷的樣兒，從袖內把賣契取出來，向餘季瑞面前一放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件事兒真是奇怪，我也不懂你們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情，只好你自己去看看罷。」餘季瑞聽得他說話稀奇，便把那張賣契展開，先向江念祖名字下邊一看，說也奇怪，只見空空洞洞的，仍舊沒有簽什麼字。不覺十分詫異，正要問時，忽然翻過紙來，見那名下兩個字的上頭，端端正正的簽了一排洋字。原來餘季瑞惟恐別人說他有錢，又怕有人朝他借貸，賣契上不肯自己出名，只寫了個禿頭名下，好叫人捉摸不定的意思，卻想不到就是這個上頭，吃了大苦。當下餘季瑞見名下上頭，簽了一排洋字，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他雖然不識西文，想著這簽的字兒，一定是外國人的名字，現在的世界正是外國人的時代，憑你一等有權有勢的中國人，也不用想和他爭論。餘季瑞越想越急，直氣得張口結舌的話都說不上來，吞吞吐吐地對著江念祖說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把這個地方，簽了一排洋字，到底是個什麼意思？」江念祖慢慢地說道「我們敝東說，這所房子本來是他的產業，不知怎的你又去私下買了，他還要到領事那裡去告狀，迫你的道契出來呢？好在我沒有和你們經手，也不曉得你們怎樣的交涉，只好聽憑你們去如何爭論的了。」餘季瑞聽得江念祖的口風不對，連忙對他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都是你江穎翁一人經手，怎麼如今出了這般岔子？你又推辭不管起來！」江念祖冷笑道：「雖然以前是我在裡頭經手，但是成事的時候，我卻沒有到場，契上雖有我的名字，我又沒有簽字，那裡就好作準。」餘季瑞聽得江念祖全然不認，曉得事情不好，一時也無可如何，只得立起身來，取了那張契紙，往外要走，卻被江念祖一手攔住道：「你拿了這張賣契，卻不能就走，並不是我做兄弟的反面無情，實在是我們敝東的吩咐，叫你把這張賣契留下，方才放你出門，你不信我同你進去，當著敝東的面，說個明白。」餘季瑞聽了，又驚又氣，不免向江念祖發話道：「我和你都是同鄉，凡事不指望你照應些兒，倒反幫著別人，和我作對，我和你沒有什麼仇恨，為什麼要這個樣兒？」江念祖聽了，就立起來，向餘季瑞深深的打了一拱道：「這件事兒，兄弟心上雖想幫忙，但實在是有心無力，外國人的脾氣，你季翁是曉得的，他說得出來，做得出來，兄弟現在又吃著他的飯兒，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兒好想，總請你季翁原諒些兒。」餘季瑞聽了江念祖這般說法，雖然明曉得他都是一片虛情，卻又不好將他怎樣，想了一回，要把文契留在這邊，又實在的舍他不得，要帶了賣契回去，料想江念祖一定不肯放他出門，想來想去，只得依著他把賣契留下，自己賭氣走了出來。江念祖殷懃勸的送到門邊，還對他說道：「我看你季翁還是回去，想個什麼法兒，或者請個什麼人來，和敝東說法，兄弟只要有可以效勞的地方，沒有不盡力的。」餘季瑞聽他說得這般好聽，冷笑了一聲，也不回答，竟自走了。

只說餘季瑞上了馬車，回到家中，直氣得一夜沒有睡著，心上千思萬想的，總要想個法兒，把這張賣契收回了，方才妥當。想了半晌，想不出一個法兒，只得出去找幾個老於上海的朋友，和他商議這件事兒，有的說請了律師，和他打官司的；有的說花些銀子，把賣契贖回來的。七張八嘴，議論紛紛，餘季瑞各處趕了一天，還是沒有商量出什麼主意，只得回來，坐在書房裡頭，心上細細的通盤打算，暗想請個律師和他打官司，雖然也是一個主意，但是官司的勝敗，還未可知，這一筆律師的費用，就很不輕，或者官司爭了回來，也還能罷了，萬一官司依舊輸了，豈不是更加折本，若要花些銀子，去把那賣契贖回，那外國人的性情，是越扶越醉的，見我這般遷就，只道我做賊心虛，那裡就肯答應，想來想去，這樣也不好，那樣也不好，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何不去求他個法兒，或者外國人肯聽他的說話，也未可知。想著，便覺得略略放心，準備著明天去求他設法。看官，你道那想著的究竟是個什麼人兒？原來就是那款差鐵路大臣宣蘭生。在下做書的做到此處，且把餘季瑞這一邊權時按下，待在下把宣蘭生這幾年裡頭的歷史，略略的說些出來。

只說宣蘭生既奉朝命，管理鐵路全權，便在上海設了一個鐵路總公司，他自己便住在上海，就把鐵路總公司，當作鐵路大臣的行轅。恰恰的就是庚子那一年，拳匪跳樑的時候，朝廷誤信了軍機處王大臣的說話，把一班拳匪，都當作良民，更有那一班迷信神權的軍機，家裡設著義和壇，香花燈燭的供奉那些拳匪，真當他們有避槍禁炮的法兒，將來外國人來的時候，只要拳匪出去打仗，所以把一班拳匪，縱容得無法無天，甚至無論什麼人，只要拳匪指著他，說他是個通洋的二毛子，就立時立刻的把這個人拿問，或交刑部收監，京城裡頭被拳匪鬧得一塌糊塗，那裡還有天日。更可笑者，有幾個極頑固的軍機，信了拳匪的說話，竟自發了一道矯詔下來，通飭各省督撫，叫他們痛剿外人，並要把一班外國人所有在各處的現銀財產，一概抄充軍餉。這道電諭發出京去，也有幾個督撫，竟是遵照辦理的，也有曉得大勢不好，不肯遵照，倒反極力的保護著外國人的。只說那時的兩江總督，正是阮肇元阮宮保，本來是個辦理外交的能手，督撫裡頭的資例，也要推著這位阮宮保的資格最深，他接了這個電報，便吃了一驚，暗想這個事情，動也動不得，若是糊裡糊塗的就是這麼一辦，外國人報起仇來，長江一帶這幾個省份，不用打算保全，總要想個兩全其美的主意。

那時莊華甫莊制軍，正在湖廣總督任上，阮宮保就打了一個電報，和他商議。莊制軍當時就復了個極長的長電，力勸他不要冒失，務要想個善處的法兒。阮宮保看了，正合他的意思，但是苦於江南省內，沒有什麼通達洋務的人，好和他商議商議，想來想去，想著了鐵路大臣宣蘭生，便也發一個電報，把他請到南京，會同商議。原來宣蘭生近兩年來名氣甚好，外國人很肯聽他的說話，每每的中國要借起國債來，成幾千萬的銀子，只要宣蘭生做個中人，點一點頭，就肯出借。大凡外國人的意見，是最勢利不過的，比起中國人來還要厲害些兒。他看得起宣蘭生的緣故，是為他是個有名擴充財產的專家，江蘇省裡數一數二的富戶，看著他有錢的分上，所以竟肯聽他幾句話兒。

這是他們外國人父母造就天地生成的一種黃金性質，出於他自己的本心，並不是佩服宣蘭生的人品才華，也不是喜歡宣蘭生的外交手段，只是歛慕他的金銀主義，牢不可破罷了。閒話休提，只說宣蘭生接到了兩江制台的電報，也不曉得是什麼事情，連忙略略收拾了些行李，當夜就上了江輪船。開到南京，制台已派了幾個差官，放了一部馬車，在下關江口等候。宣蘭生便坐了制台的馬

車，直到督署，就在制台衙門裡頭住下。當下宣蘭生見了制台。阮宮保和他說了幾句套話，便把他請到一間密室裡頭，把京城裡頭髮來的電報給他看了。宣蘭生也不覺驚得呆子一回。

阮宮保又把兩湖制台的來電，給他看了。宣蘭生也勸阮宮保從長計較，想個保全沿江各省的法兒，切不可一時暴動，後悔無及。阮宮保聽了宣蘭生的說話，正和自己的意見相同，便和他密密地商議了幾天。這幾天裡頭，他們商議的什麼話兒，在下做書的卻沒有在旁聽見，就是幾個貼身的家人差弁，也都把他們迴避得遠遠的，不叫他們與聞。恐怕他們聽見了什麼話兒，不知好歹，一個不留心說了出去，誤了事情。所以這幾天商議的事情，竟沒有一個人曉得。又發幾個電報，到兩湖去請問莊制軍。這一天阮宮保接了莊制軍的一封回電，便定了主意，叫個差官，拿了個名帖，去請英國領事康納斯，德國領事特金生，到制台衙門吃飯。原來這兩個領事，向來和制台最是要好，所以阮宮保今天特地請他二人。不多時果然先後到了。

制台讓進花廳，宣蘭生也和他們兩個相見過了。阮制軍雖然面子上在那裡敷衍著他們兩個，卻做出一腔心事的樣兒。康納斯和特金生見了，甚是疑惑，又不好問他。及至擺出飯來，阮制軍還是這般屈屈不樂的樣子，一直到吃完了飯，阮制軍對著兩個領事，長歎一聲，眼上好像要滾下淚來。正是：南天無恙，春深節度之堂；宮闕依然，血染燕山之草，不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